对联两副

□ 周同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金戈铁马驱寇寇；
热血丹心唱大风。
庆贺扬州建城 2500 周年
放胆追寻中国梦；
投身搏击广陵潮。

曾祖母的抗日

□ 周荣跃

从兴化方向过来,必须立即往回横渡。一篙接一篙,很快就要靠南岸了,因为下雨,船上滑,爷爷一不小心掉下水了。这时敌人汽艇的浪头已经呼过来了,强烈的光柱也照射到这边来了,“干什么的?”汽艇直接就往

万钰和万老太

□ 贾怀景

万钰是我们高邮的抗日英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正值万钰一百周岁纪念年。七十年前的5月16日他为国捐躯,三个月后,日本投降了,英雄在黎明前倒下,令人扼腕叹息。“万老太”,我们巷子里的人,不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这么称呼她,以至与原名万淑诚很少为人所知。我家与万家同住府前街菊花巷(即原人武部所在巷子,后拆迁),而且正对门。俗话说“抬头不见低头见”,“远亲不如近邻”,两家相熟相知的程度可以想象。我没有见过万钰,他长我30岁,他阵亡后我才来到人世。而英雄的母亲万老太我却十分熟悉,在我眼中她是祖母级的长者。当我十岁以后有所记忆的年代,她已年过六旬,慈眉善目,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在我的记忆中她总是衣着整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夏秋两季总是穿白衣黑裤,干干净净,刷刷刮刮。她孤身一人住菊花巷4号院落几十年,很少与人交往,门常常关着。只有我们这些不懂事的邻家小孩,趁偶尔门开着,进去“躲水猛”玩玩。进门是一个大照壁,一个大院子,朝阳的一溜边是一个面积很大的花台,一年四季总有花开,印象最深的是夏季的石榴花和冬季的天竺果,火红火红的。里进是一座四合院,正房三间,万老太住东首上房。客厅的老爷柜上陈列着一老人像,大概是早已过世的万老太爷吧。印象中万家总是窗明几净,什么物件总存放得井井有条,就连房间的地板都是一尘不染的,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孩子从来不敢踏进半步。

后来我在高邮中学读书,对书籍如饥似渴,就常去她家借书还书,一来二往熟悉起来。万家有一排书橱,满满当当,让我每次总能满载而归。万钰家书香门第,诗书传家,据长辈说万老太不识文断字,还能写诗,一次在闲谈中扯到万钰,老人感慨万端,从房间里捧出一大摞民国时期的书报杂志,还有一叠发黄的老照片,铺满了客厅的八仙桌,向我娓娓道来。一张青年军官的戎装照片深深吸引了我,他身着飞行服,站在飞机旁,高大魁梧,英姿勃发,他就是国民党空军中尉万钰。和这条街上绝大多数孩子一样,万钰在城中小学、高邮县中读书,初中毕业考入镇江师范。“9·18”事变后,中国人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1936年夏,万钰立志报国,投笔从戎,被选入国民党航校十一期接受训练。说到这里万老太的眼角已经噙满泪花。“钰儿来信,征求父母意见,说句老实话,起初我们也是很难的,烽火连天,上战场子弹不长眼睛,万钰是万家独苗,我曾几天几夜不曾合眼。但是国难当头,没有国,哪有家?最终咬咬牙给钰儿回信,叮嘱他好好训练,报效国家。”万钰不负众望,刻苦学习和训练,成为十一期飞行员中第一个放单飞的。1939年夏,在昆明航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他驾机第一个作汇报表演,获得满堂彩,投弹准确命中靶标,赢得全场官兵的欢呼和掌声。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军新研制的零式战机性能优于我机,在我领空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中国空军则苦苦支撑。为了雪耻,万钰报名去印度的美军基地,接受新机种B-25轰炸机的专门训练,历时一年半,重返滇东陆良机场,多次圆满完成轰炸日军的任务。1945年初,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中国空军逐渐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万钰和他的雄鹰健儿在湘桂黔交通线上频繁主动出击,轰炸日军的桥梁、据点、仓库,给敌重创,屡建奇勋。1945年5月16日,国民党空军二大队九中队的作战室里人头攒动,空气凝重,万钰和他的战友焦急等待长官宣布出击者的名单。当天的任务是低空轰炸广西朔城城南的公路桥梁,这是万钰的强项,可是现场宣布的名单中

偏偏没有他。原来,长官考虑他近期多次升空作战,几天前刚刚轰炸过荔浦和马岭圩的桥梁,需要休整。万钰主动请缨,副中队长郭作璋说:“让我再飞一次吧!”终获同意。飞临目标上空,根据作战计划,分四次投弹。为了精准打击,需降低飞行高度至50米,这绝对是个危险动作。广西山地,峡谷多,加之日寇在山腰处建有高炮阵地,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在第一轮攻击中,郭作璋的长机被日军高炮击中起火。万钰凭借勇气智慧和娴熟的驾技与敌人的枪林弹雨巧妙周旋,终于在第三次投弹中将桥梁全部炸毁,日军的弹药库也中弹燃烧。就在最后一轮投弹和拍照时,飞机右翼发动机被地面的机枪射中起火,失去控制,无法迫降,唯一的选择是弃机跳伞。因为超低空飞行,跳伞生存几率小,机组六人,生死各半。万钰落地时,后脑撞在山石上……英雄血洒漓江!忠骸第二天才找到。说到这里,万老太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也被热泪模糊了双眼。我一边翻阅国民党的《中国的空军》杂志,还有纪念特刊和当时报纸的相关文章,一边听万老太口述,对英雄的壮举深感钦佩。想不到我们高邮,想不到我们这条小巷,想不到我的家门口竟能出现这样的抗日英烈!194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小营为万钰等空军烈士举行隆重葬礼。嗣后,当时的高邮县政府为万钰建烈士塔。万老太指着追悼会上一个戴重孝的儿媳说:“她就是我的儿媳焦月仙。”焦月仙是万钰在镇江师范时的同学,当时已有身孕,生女万益,随国民党移居台湾。“文革”前,我曾多次瞻仰凭吊万钰塔。纪念塔位于公园小礼堂(日军“洪部”)东南角,塔不高,也就三四米的样子,钢筋水泥结构,三棱状,似利剑直指苍穹。历经多年风雨,已经斑驳而显得沧桑。塔座遍布青苔,与不远处的高邮革命烈士墓塔相比,显得冷清凄凉。“文革”中被造反派夷为平地。

上世纪60年代,我去外地读书,工作,一晃就是十多年,其间也回家看看。此时的万老太已垂垂老矣,脸上遍布皱纹,步履蹒跚。据说“文革”中还被批斗过,说她是“地主婆”,她的房子被“公改”了,大花台拆了,盖了几间屋,几个外姓人被“安排”住进了属于她私人所有的院落。一向安静的万家一时鸡飞狗叫,境遇之艰,超乎想象。新中国建立后,万老太曾向民政科申报儿子的烈士身份,得到当时苏北行政公署的确认。在那个年代,凡参加解放军和阵亡人家属的门上春节前都要贴上“光荣人家”的红纸条,可万家的门上从未贴过。晚年的万老太孤身一人,丧子之痛,孤独之悲,骨肉分离之苦,遭遇不公之纠结,令她迅速衰老。她生活无着,靠做一点小买卖聊补无米之炊。可我每次见到她,还是那么板板扎扎,白夏布的上衣漂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得服服帖帖,左臂挽一竹篮,右手执一蒲扇,路上用以遮阳,坐下用以纳凉。她默默坐在城中小学的大门外,给了课的孩子卖一点小食品、小玩具、小文具,从不高声,从不与人争执,仍不失一份尊严,一份优雅。也记不清哪一年了,我回家时,有人告诉我万老太走了,她很安详。我心中顿时涌过一阵凄楚、悲凉。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晚年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英雄不问出处,抗日何分国共。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台海两岸关系的解冻,国民党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的功绩得到历史学家和中央高层的公正评价。万家这一尘封多年的历史,作为知情一二的我,深感有责任写一点文字作为纪念。欣闻今年“九三大阅兵”将有国军老兵方阵受阅,抗日老兵不问国共均可获得国家一份抚慰金,万钰和万老太如地下有知,也应含笑于九泉了。

南靠过来了。二爷爷一看情势不对,将那个干部往船后的水里一推,将船一横,野蛮的敌人机枪就扫射了过来,二爷爷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生命如绚烂的夏花一样,被无情的敌人夺走了!不过也因那天晚上雨下得大,敌人没再追。被接过来的干部叫刘二喜,圆满完成了那次护送任务,后来听说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二爷爷的牺牲是太太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她为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而深深愧疚。她是一个不惜生命也要护犊子的母亲,所以只要有三姑奶奶和爷爷参加的活动,她都要紧紧跟随。又是一次民运工作会,有几个新四军参加了,她的两个孩子也参加了。她就坐在村口高草垛上瞭望,眼睛一刻也不眨盯着远方的路口,盘踞在樊川的日伪军闻听有新四军在附近活动的消息,一路扫荡过来,在邻村杀了好几个人之后,朝我们村直奔过来。太太眼尖,敌人一露头,她就赶紧回报情况,“你们赶紧躲到村后的‘鬼沟头’去,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没人能找到,德平带路。我留下收拾一下会场。”家里人也要留下,她说:“你们放心,我能应付,你们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太太刚收拾完会场,敌人就冲了进来,围着她咋道:“新四军在你们家开会了吧。”太太一声不吭,敌人叫得更凶了,她摇摇头,指指耳朵,意思是我是聋子。敌人哇哇乱叫,她摆了摆手,装着啥也不知道。有个挺阴的二鬼子插嘴说:“这女人好像以前见过,可狡猾了,说不定她知道新四军,把她抓起来带走。”在邻村屯沟的一个土戏台上,鬼子又抓了三个老百姓,利诱道:“只要你们说出新四军下落就放人,不说就杀头!”久久没人吱声,敌人也不抱指望了,凶残地举起了屠刀,连续杀了三个人。太太是最后一个,她眼睛一闭,说了一句:“菜花还会黄的。”我稍大一点才知道,太太的名字就叫吴菜花。敌人手起刀落,太太应声栽倒。敌人走了,家属急忙来收尸,三姑奶奶和爷爷抱着血淋淋的太太,痛哭失声。突然太太的双手摸到他们俩的手,和缓地说:“你们的妈,还没死,妈骨头硬着呢,鬼子的刀还没那么快,就能砍死我?”家里人惊喜万分,不过这次死里逃生的只有太太一个人。太太一生度过了88个春秋,而最让她值得回首的就是那段抗战岁月。

又到菜花金黄时,清明节,我折了几朵油菜花放在曾祖母的墓前,久久地伫立在那儿,在心里跟曾祖母说了很长一段话。我泪眼朦胧,眺望远方,阳光下,一望无际地黄灿灿,让人感觉到一种广袤而又纯净的令人震撼的力量。这不就像千千万万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一年复一年沉默坚韧地绽放着属于他们的辉煌。

70年前那场伟大胜利,属于抗日勇士,属于中国军人,更属于千千万万个托举这场伟大胜利的勤劳勇敢不怕牺牲的先辈。而这种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的子孙后代身上得以传承,赍张在我们的血液里,汹涌成一声呐喊:犯中华者,虽悍必诛!

的一天早晨,阴霾满天,二十多个日本鬼子扛着带刺刀的长枪,气汹汹地从高邮城来到高邮圩,他们从圩中的朱庄、赵家开始放火,一直烧到沿河口,然后烧到十里尖。当时,他们十几个人躲藏在麦田里,眼睁睁地看着村庄方圆十几里变成一片火海,火光冲天。当时他冲上去,与鬼子拼命,被乡亲们拦住说:“小鬼子杀人如麻,在邻村一次杀害17个人,你上去也是白送死。”我懵懂地眨着小眼睛问他:“房子烧掉了,乡亲们住在哪儿啊?”

“大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那时候,有人住猪圈,有人将农船翻过身住船底下,还有人携老带小避难逃荒……”

后来我长大了,“大先生”被政府送到敬老院,几年后,无疾而终。世事本无常,我家也从遥远的山村搬迁到圩堤的庄台上。那片黄土地,那清澈的河水,那纷飞的柳絮,也渐渐在记忆里漫漶起来。

一天夜里我又梦见“大先生”谈日本鬼子,梦境中我侧身恍惚地告诉他:“现在中国强大了,铭记历史,牢记责任,就是为了警醒让悲剧不再重演,就是为了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曾祖母最喜欢油菜花绽放的气息,每到这个季节,她就会搀扶着她的小重孙子,走到田野里闻闻菜花香,轻轻抚摸着菜花,对着花儿喃喃自语,仿佛每一朵菜花都蕴藏着一个故事,调皮的我总想摘路边的菜花,她一边打我的手不许摘,一边说,菜花一朵两朵不稀奇,漫山遍野就好看了,好看得晃眼!也就在这个时候,她的话匣子会情不自禁地打开。

1942年初夏,曾祖母(我们那儿叫太太)带着几个儿女,弓着腰在水田里栽秧,远处传来两三响闷闷的枪声,太太直起身往西看了看,只见田埂上有一个皮肤白净、着装简洁朴素的姑娘气喘吁吁向这边跑,一看便是民运工作队的,太太急忙说:“姑娘不要怕,到田里来。”“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换上我的加褂子。”太太又随手抓了一把泥,糊到她的脸上,“姑娘,你到贴底里头栽去,不要抬头。”不一会儿,两三个鬼子和伪军跟阴魂似地尾随过来,冲着田里吆喝:“看见一个青年女的没有?”太太不慌不忙地对身边的二姑奶奶问道:“二姑娘,见到没有?”“好像见到一个,往东北屯沟方向走了,有一会儿了。”“你们要是胆敢骗皇军,死啦死啦的。”太太鄙夷地看了他们一眼说:“前边那座小木桥,桥梁朽得要断了,过桥的时候注意一点,别掉下河,淹死了。”二鬼子气也不是,笑也不得地着急走了。

被救的姑娘叫徐阿金,认了曾祖母叫干妈,成了我的三姑奶奶,解放后在江西吉安电厂当干部,太太晚年时在她家住过一段时间。就这三姑奶奶在我们家住了下来,白天干农活,晚上干工作,太太一家人都喜欢她,家里人也成了她的得力助手。太太替他们放风传信,爷爷也参加了联防队,为他们做了不少事。

农历1943年9月13日,大概是太太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因为她反复多少次讲述发生在那个晚上的故事。她总唠叨着:“要是不让你二爷爷去就好了。”当日下午,三姑奶奶急冲冲地跑回来,一边舀起一瓢水牛饮,一边叙述任务,她接到了敌占区刘庄交通站送来的一封信:苏中三分区在泰州的地下组织购买了一批军用物资要运往解放区,要请汉留分区的特务营前来接应,并派人到长林沟北口接应从界首过来的干部,这个人是专门负责这批物资运送任务的。“干妈,任务太紧,来不及找别人了,再说别人也没家里人可靠。您看我这样安排行不行,我先去接验这批货;您老人家今天晚上吃点苦,把这封信送到汉留分区敌工科科长手里;德平哥撑船去北大河接那个干部。”太太想了一下说:“德安(我二爷爷,那年才十四岁)跟你哥一块去,有个照应。”说完头也不回。

当时,我们村是敌占区,村南头、北头都有二鬼子把岗,白天盘查得紧,只能晚上“浑水摸鱼”。很巧晚上下起了雨,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太太头戴破斗篷,拄着一根棍往村南头出发,果真被二鬼子发现了,大声嚷道:“什么人,站住!深更半夜干什么去?”太太装着害怕的样子,声音颤抖地回答:“老总,我家伢子得急病了,我到西边南吴庄请吴医生。”二鬼子说:“周庄有医生,你为什么到外面找啊?”太太说:“因为我家没有钱,吴医生是我家亲戚,医术又远近闻名,老总,求求你做做好事,伢子快不行了,放我去吧。”二鬼子看到太太真像有急事的样子,放她过去了。我们村离汉留有二十华里,雨天路滑,太太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脚被划破了,但她一步紧似一步往前走,到天蒙蒙亮,终于把信交到那个科长手里。

爷爷兄弟俩下午四点多就出发了,他们二人两根篙子撑船,船行得很快,到长林沟北大河口时,正好夜潮降临。他们将船藏到河口子左侧一片芦苇里,爷爷让二爷爷守着船,自己上岸伏在大堤草丛中,注视着大河上下游和北岸的动静,因为盘踞在三垛镇的日寇加紧控制高邮至兴化的水陆交通线。河里的汽艇频繁出动。爷爷且看且听,没艇出现,两人迅速撑船过北大河。刚靠码头,就听到了有人“啪——啪——啪”三下击掌,这是接头的暗号,那个干部在北岸等待多时了。爷爷回击掌三下,接上了那个干部,此时东边隐隐约约听到了马达声,敌艇

有一片土,那是家乡的土。家乡的土滋养了我。

在我记忆中,家乡的黄泥土黄灿灿的,由于土质黏性好,可制土坯等,是当时农民建房的必要材料。

当春暖花开、东风骀荡时,父亲便带我到绿茵茵的田野里放风筝,我拽着风筝线,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光着脚趾,随风奔跑在松软的麦田里,好不惬意。

家乡的东侧有条清澈的小河,小河两旁绿树成荫,树影婆娑,河中成群的小白鹅排成一列,欢快地戏水。夏天来临,树上的知了鸣叫时,几个孩子欢快地下河游泳,小鱼时常舔我的身子,弄得我痒痒的。冬天,屋檐边的冰冻像珍珠一样闪着耀眼的银光,地面上的积雪及膝,给大地披上一件白色的外衣。我和几个小孩便兴奋地到家门口结冰的河面上玩耍。

更上有个“大先生”,四十多岁,鳏夫,住在我家隔壁。听长辈讲,戏称他“大先生”是由于他懂点“之乎者也”。他喜爱小孩,我常常听他讲《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有一天,“大先生”的故事讲到一半,突然不悦,话锋一转,说:“日本鬼子比想吃唐僧肉的妖怪还要恶毒。”“大先生”亲眼见过日本鬼子。他告诉我,1939年农历三月

那片土

□ 高晓春

看着村庄方圆十几里变成一片火海,火光冲天。当时他冲上去,与鬼子拼命,被乡亲们拦住说:“小鬼子杀人如麻,在邻村一次杀害17个人,你上去也是白送死。”

我懵懂地眨着小眼睛问他:“房子烧掉了,乡亲们住在哪儿啊?”

“大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那时候,有人住猪圈,有人将农船翻过身住船底下,还有人携老带小避难逃荒……”

后来我长大了,“大先生”被政府送到敬老院,几年后,无疾而终。世事本无常,我家也从遥远的山村搬迁到圩堤的庄台上。那片黄土地,那清澈的河水,那纷飞的柳絮,也渐渐在记忆里漫漶起来。

文 游 基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